

秘密可以埋藏，心却无处安放。

# 窥心者



MOLV  
QINGTAI

一段尘封20年的记忆  
在两张照片中打开  
憎恨与杀意扑面而来……

我们一生要掩埋多少个

秘密

才能安然度过？

墨绿青苔

著

# 瘦心者

阴影

墨绿青苔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赎心者：阴影 / 墨绿青苔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7.6

ISBN 978-7-5594-0467-1

I. ①赎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4280号

书 名 赎心者：阴影  
作 者 墨绿青苔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策划编辑 后 超 刘云志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69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280千字  
印 张 21  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467-1  
定 价 38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

# 目 录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下下签 /001   | 第九章 邪了门了 /077     |
| 第二章 二十年前 /011  | 第十章 这与心理学无关 /087  |
| 第三章 少女的心事 /018 | 第十一章 病在心里 /095    |
| 第四章 不速之客 /024  | 第十二章 毫无寸进 /105    |
| 第五章 耿耿于怀 /033  | 第十三章 凌晨三点半 /116   |
| 第六章 四点的钟声 /044 | 第十四章 小姨子的事 /123   |
| 第七章 轻刺 /055    | 第十五章 1209号公寓 /133 |
| 第八章 认罪 /066    | 第十六章 方姨的病因 /147   |

- 第十七章 三线女明星 / 163
- 第十八章 赴宴 / 173
- 第十九章 子非鱼 / 184
- 第二十章 不欢而散 / 197
- 第二十一章 案情重演 / 213
- 第二十二章 神秘的女人 / 223
- 第二十三章 萧然失踪 / 231
- 第二十四章 说谎的定义 / 242
- 第二十五章 刘梦月的男友 / 256
- 第二十六章 陌生人的来信 / 274
- 第二十七章 调查笔记 / 292
- 第二十八章 被忽略的破绽 / 299
- 第二十九章 对质 / 311
- 第三十章 等你回来 / 324

## 第一章 下下签

1

位于茶城西山的九龙寺是闹市中的一处幽静所在。闲暇的时候我经常会上山去找身和大师蹭一杯清茶或是一顿斋饭。我并不是佛的信徒，与身和大师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有茶结缘。身和大师年纪并不大，四十出头，却很是博学，我们在一起倒也有聊不完的话题。

“这些来上香的人，你说他们在佛前祈求的是什么？”身和给我的杯子里续上茶水。

我微微一笑：“他们是想求个心安，其实不是每个来烧香拜佛的人都是佛的信徒，他们之所以来上香跪拜是因为内心中的惶恐与不安。当然，还有一些人希望达成心中的某些欲望，升官、发财、姻缘什么的。”

身和点点头：“人生有八苦、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长久、求不得、放不下。他们所求的不外乎其中。”

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至于爱别离、怨长久、求不得、放不下，其实就是一种心态。

在我看来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，但心态则是可以改变的。

身和又道：“这些人中，大多都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佛家虽说普度众生，但度的是念，而不是无休止地满足人性的私欲。”

他的话我深以为然，佛家的典籍我也有所涉猎，佛说普度众生，其实就是引

导芸芸众生向善。

身和所说的念，便是善念。

善与恶也不过是一念之间，一念起，或是沧海桑田，又或是灰飞烟灭。

“师父，有个姓梁的施主求见。”来通报的是身和的徒弟祖成。

来的人我认识，可他却不认识我。

他叫梁仕超，是茶城市著名的企业家，他的景天娱乐集团不只是在茶城市，就是在整个黔州省都很有名气。

据说五年前，他的妻子因为一场车祸死了，他没有再婚，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唯一的女儿身上。

捐助失学儿童、孤寡老人，修桥、铺路、建学校，在茶城他也颇有善名。

梁仕超的神情有些黯然，眉头紧锁。但他还是礼貌地向身和大师合十见礼，又冲我点了点头。

“不知道大师有客，叨扰了。”

身和笑道：“算不得什么客人，他是我的一个朋友。”

说完身和请梁仕超入座，为我们做了介绍。

梁仕超似乎有些心不在焉，身和的眉头微皱：“梁先生，你今天的气色很差，是身体不适还是遇上了什么烦心的事情。”

梁仕超苦笑：“刚才求了支签。”

他没有直接回答身和的问题，而是把那支签取了出来。

身和接过来，一面看一面轻声念道：“白苹洲头系孤舟，万事皆成万事休，亏心莫问吉凶事，善恶有报在源头。”

身和念完之后望向梁仕超，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。

梁仕超低下头轻声说道：“我请祖成师父看了，他说这是一支下下签，他还说从这签上看，我很可能会有血光之灾。”

“没错，这确实是一支下下签，不过梁先生，你也别太当一回事，其实求签问卜什么的，有时候并不能作准。”身和的脸上重新露出了微笑。

梁仕超却摇摇头：“大师，这些天我总是心神不宁，而且老是感觉一直有双眼睛在暗处注视着我。”

梁仕超说这些的时候，我在他的脸上明显地看到了恐惧的成分。

他在害怕什么？

虽然这是一支下下签，但正如身和说的一样，求签问卜根本就当不得真。我是个心理医生，我很清楚求签问卜的实质不过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罢了。当然，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有鬼，不良的心理暗示很可能就会要去他的半条命。

此刻在我看来梁仕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这有些颠覆了之前我对他的认知。

他作为茶城有名的企业家、社会活动家没少在媒体上亮相，一直以来他给我的印象都是一个积极乐观且充满自信的成功商人。

现在他却因为一支签而惊慌失措，恐惧害怕。他的心里有鬼，或许还是个恶鬼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他若真是一个坦荡的人，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惧怕与不安？

身和把那支签放到了桌子上，给梁仕超倒了杯茶：“梁先生，有句老话，叫疑心生暗鬼，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，是因为你有心病，心病还需心药治，解铃必是系铃人，这个道理我想你应该能明白吧？”

梁仕超缓缓地点了下头，抬起头来望着身和：“大师，这个劫能化解吗？”

身和淡淡地说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，若要化解那也只能靠你自己了。”

梁仕超听了身和的话，面如死灰，就像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从他的手中被拿掉了一样。

我看了身和一眼，他一脸的平静，端起茶杯喝起茶来。

我心里微微叹息，也隐隐有些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把这个茶城商界的大鳄弄得如此的狼狈。

“梁先生，你刚才说你总感觉有人在暗处注视着你，你有仔细查看过吗？”出于职业的习惯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

以往我也接触过一些病人，他们会有这样那样的幻想，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监视自己，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，想要对自己不利。

在心理学上，我们将之称为“被害妄想”。

它是妄想症中最常见的一种病例，病人会处于恐惧状态，胡乱推理或判断，坚信有人要对自己进行迫害或是伤害，极度谨慎，处处防备。

梁仕超愣了一下，先是点了点头，然后又摇了摇头：“我当然有查过，不过却没有发现那个人，我想他一定隐藏得很好。”

我摸出一张名片递到梁仕超的面前：“梁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有时间到我那去坐坐，我们好好聊聊。”

刚才身和已经给他介绍过我，他知道我是个心理医生。

他没有伸手去拿我递给他的名片，而是阴沉着脸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是脑子有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很正常，我不需要心理医生，不需要！”

或许是我的行为将他彻底地激怒了，他大声咆哮着，近乎歇斯底里。

接着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嘴里还在喃喃念叨着什么。

## 2

后来梁仕超并没有来找过我，我也渐渐把这件事情淡忘了。

人这一生，总是会遇到许多形形色色的人，但他们大多都只是你人生中的过客。而梁仕超就是一个过客。

只是我没有想到半个多月后便听到了梁仕超的死讯。这天晚上萧然请我和傅华在“朝天门”吃火锅，庆祝他的新书上市。

萧然和傅华是我的死党，我们哥仨是高中的同学，虽然后来大家考上了不同的大学，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们都回了茶城，重新又聚到了一起。

萧然是个作家，写推理小说的，这是一个很无趣的人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如果过分注重逻辑思维，他就会失去很多的乐趣。他的书和他的人一样，古板而严谨，通篇都是逻辑的味道。我并不喜欢他的小说，可他却有很多的粉丝，俨然是国内一线的悬疑作家。他的新作《黑痣》据说上市不到一周便已经售罄，出版社不得不加印。

傅华是个刑警，而且还是刑警队长。只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警察。他总是——副大大咧咧的样子，话很多，偶尔也冒两句粗口。

最重要的是他只有一米六几的个头，单薄的身板，我很难想象若是与歹徒搏斗的时候他能够支撑多久。

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屡破大案，甚至还亲手抓获了一个被长期网上追逃的悍匪。听说那个家伙长得牛高马大，还是个练家子，怎么就栽在了傅华的手上。

“华子，昨天萧然的签售会你怎么没来？”

傅华叹了口气：“我原本是准备去的，只是临时遇到了一个案子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伸手捂住了他的酒杯：“这酒我就不喝了，吃完饭我还得回队里呢。”

萧然问道：“那个案子我也听说了，死的是景天娱乐的老板梁仕超吧？”

我的心里一凛，脑海中又浮现出了九龙寺里的那一幕。

“梁仕超？”

见我一副惊讶的样子，傅华和萧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。

我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不过现在想想或许当时我真的错了。”

我把在九龙寺与梁仕超见面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“真没想到，那支签还真是应验了，如果当时我把他的话当一回事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”

我的心里还是有些感慨的，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

现在看来当时梁仕超说的是真的，一定有谁在暗处监视着他，寻找下手的机会。

傅华皱起了眉头：“看来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，梁仕超早在案发前一段时间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。可是他却不报警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泥胎菩萨的身上。”

萧然喝了口酒：“报警有用吗？就凭他所谓的感觉你们警方也不可能重视。”

他说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你也不必自责，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，如果他事后主动来找你，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，或许你还能够帮到他，可是他没有。身和大师说得没错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他自己就是那个系铃人。”

“你再仔细地回忆一下，他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傅华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，看来他们的侦破工作并没有太大的进展。我并不知道整个案子的细节，但还是努力回忆着那天梁仕超所说过的每一句话。从傅华脸上失望的表情我知道我说的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帮助。

“华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来听听，或许咱哥俩还能够帮你出出主意。”我说。

萧然白了我一眼：“行了，华子他们有纪律，案子没有侦破之前是不能对外泄露案情的。”

傅华苦笑：“其实告诉你们也没什么，也算不得什么秘密，这件事情知道的人不少。”

我得意地看了萧然一眼，就着花生米抿了口酒。

“昨天上午110接警中心接到报案，一个垂钓者在四方滩发现了一具男尸，身上被捅了十几刀，头和脸也被人用石头砸得稀巴烂，从现场发现的那辆车以及死者身上的身份证、手机，警方初步判断死者就是景天娱乐的梁仕超。

“这之后警方又做了进一步的尸检，证实死者确实就是梁仕超。

“死亡的时间大约是前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，因为前天晚上下过一场大雨，所以无法确定四方滩是不是案发现场。

“我们在附近的草丛里找到了杀人的凶器，遗憾的是那上面没有任何指纹，倒是砸烂死者头部的石头没有找到，我想应该是让凶手给扔进了河里。”

河里原本就有很多那样的石头，经过河水的冲刷想要把它找出来几乎是不可

能的事情。

傅华说，梁仕超住在雨花湖边的一座独栋别墅，是在梁家老宅的基础上翻建的。

修建湿地公园的时候，他家也在规划红线之内，后来梁仕超托了些关系才保住了这栋房子。因此，周边根本就没有什么住户。距离梁家大约两百米有一座小楼，那是雨花湖湿地公园的管理办公室，到了晚上是没有人值班的。

萧然轻声问道：“他是一个人住吗？”

“梁仕超还有个女儿，在茶城师院读书，星期一至星期五一般都住校，只有周末才回来。别墅里倒是有一个保姆照顾梁仕超的起居饮食，别看他是个大老板，却宅得很，很少有什么应酬的，下班后大多时间都待在家里。”

我问道：“那晚他怎么就去了四方滩呢？他家里的保姆怎么说？”

“你着什么急？且听着。”萧然对我打断了傅华有些不满。

傅华这才接着说道：“他家保姆那晚就回了乡下，还是梁仕超亲自开车送她去的客车站，所以后来发生了什么她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梁仕超亲自开车送保姆去的客车站？”萧然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。

傅华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保姆家媳妇生孩子，向梁仕超告假，梁仕超同意了，不但给了她两千块钱作为贺礼，还亲自开车送她去车站赶了最后一班班车。对了，梁仕超开的就是停在现场的那辆香槟色的奥迪Q5。”

### 3

傅华接了个电话先离开了。只剩下我和萧然。

“大作家，你可是出了名的推理大师，这个案子你怎么看？”我带着戏谑地问萧然。

萧然想了想，嘴里迸出了两个字：“仇杀。”

我给了他一个大白眼：“瞎子都能够看出是仇杀，不过凶手可真是丧心病

狂，杀了人还不算，还把头都给砸瘪了，你说这得有多大的仇啊？”

萧然抿了一口酒：“杀他的人一定是他的仇家，不过平时和他没有太多的接触，对于他的生活习惯并不熟悉，所以他们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来监视目标。”

这一点我承认，我在九龙寺见到梁仕超是半个多月前，那个时候他就感觉有人跟踪他，监视他了，却一直等到现在才动手。

“用这么长的时间来策划谋杀，看来凶手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。”

萧然却说：“那倒未必，迟迟没有动手也许是他没有找到更好的作案时机。梁仕超的生活很规律，公司、家两点一线，无论他是在公司还是在家，他都不是一个人，凶手只能等待机会。”

萧然不愧是推理作家，分析起来头头是道。

“这么说凶手只有一个人，如果他还有帮凶的话，梁仕超家里只有一个保姆，他们根本就不用惧怕。”

萧然正色道：“在充分必要条件缺乏的时候不要急着下结论，如果凶手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呢？他既要报仇，又要享受犯罪的快感，这种快感从哪里来，那就是与警方的较量，拼的是胆识与智慧。”

萧然说得没错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并不乏这样的案例。

一些案子看着令人发指，而凶手的作案动机却相当的简单，他们就是为了挑战警方，实现无可挑剔的完美犯罪。

但我觉得这个案子一定不会是这样，从死者所受到的伤害来看，凶手对死者充满了仇恨，连捅了十几刀，最后还把头和脸给砸得稀烂。

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犯罪的快感，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。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坚决不会用这样的手段来对待受害者。

之前曾经有一个轰动华夏的大案，罪犯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他不只是在作案的手法上追求完美，甚至连尸体也处理得像一件艺术品。

从某种意义来说，完美主义总会带着一些强迫症的倾向。

所以萧然提出这个案子的凶手或许是个完美主义者我就不太赞同，至少在杀

人的手法以及尸体的处理上这个凶手就很不讲究。

原本我们是想给傅华出主意，来一场头脑风暴的，可是正主却已经走了。

“傅华他们是有纪律的，没事你别乱掺和，会让他很难做。作为兄弟，我想你也不愿意给他添麻烦吧？”萧然重新展示了他严肃刻板的一面。

我没有接他的话茬，在我看来他这就是一种毛病，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。

每一次他都会板起脸来和我们说大道理，而我和傅华也练就了将他的话当耳旁风的扎实本领。

“我觉得四方滩并不是真正的案发现场。”我岔开了话题。

萧然是个推理小说家，我相信他对于案子的兴趣大过对我的说教。

果然，我成功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。

“四方滩虽然在城郊，可是它紧挨着大河村，河边那条道路是大河村往城区方向唯一的一条路，虽说案发的时间是十点到十一点，但凶手很难保证在这个时间段不会有行人或是车辆经过。”

萧然听了我的分析接着说道：“梁仕超的车就停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，很显眼，如果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稍微有一点好奇心，那凶手的行凶过程就很容易被发现。”

他跟上了我的思路。

我继续说道：“之前我们提到一点，凶手在作案前曾跟踪、监视梁仕超，甚至连作案的时间都是精心选择的，在梁家保姆回乡下以后，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冒险在郊外动手呢？”

我顿了顿，给时间让他消化我的话，才又接着说道：“梁仕超送保姆去了客车站之后为什么要到四方滩来？他早已经预感到了危险，说他有如惊弓之鸟也不为过，否则在九龙寺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一句话对我发那么大的火。”

萧然点点头：“没错，这个时候对于他而言，只有他的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”

萧然说得很有道理，人们只有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中才会获得安全感。

所以我认为梁仕超在送保姆去客车站之后，应该就回家去了，而不是开着车到四方滩这样的荒郊野外来。

“还有凶手是怎么来的？一路跟着来的吗？那么凶手用的又是什么交通工具？”萧然的语气有些激动，他已经进入了角色，仿佛我们俩就是警察，在开着案情讨论会。

我说道：“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，我觉得梁仕超的家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如果我是凶手，那儿将是我的首选。”

最后我们把这些思路编辑成短信发给了傅华，虽然我相信我们想到的很多问题警方应该也能够想到，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，或许我们这些分析中也有他们遗漏的地方。

一直到九点多钟，我和萧然才各自散去。

回到家，在沙发上翻了几页书，脑子里却还在想着梁仕超的案子。

我想起了九龙寺见到梁仕超的那一幕，从梁仕超当时的表现来看他的心里有鬼，他害怕的是因果报应，那么他曾经一定做过什么亏心事，伤害了什么人。这一点警方只要对梁仕超过往的经历进行调查应该不难得出答案。

电话响了，打破了屋里的宁静，也把我吓了一跳。是傅华打来的，他说他看到了我发给他的短信，对他们很有帮助，他表示感谢。另外他告诉我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让我先看看，晚一点他再和我联系。

挂了电话，我便查看他发给我的那条信息。

他发了两张图片，是两份二十年前的《茶城晚报》。

两张报纸中都用红笔圈起了一条“新闻”。

第一张的那条新闻标题是：舞女为财，诬告歌舞厅老板。

第二张的标题则是：歌舞厅服务员跳楼自杀，留下遗言为还自己一个清白。

## 第二章 二十年前

1

二十年前。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就太遥远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才是小学二三年级，别说是听说过的事情，哪怕就是亲身经历的到现在也不一定有什么印象。

认真看完这两则消息我惊呆了。这两则新闻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。说的是茶城市景悦歌舞厅的老板性侵舞女，事后舞女报了警。因为证据不足，警方没能将歌舞厅老板绳之以法，歌舞厅老板反诉舞女企图勾引自己未遂，怀恨在心对他进行诬告。

第一则新闻便表述了这样的一个“事实”。

第二则新闻与第一则新闻刊登时间仅相隔一周，只不过在这则新闻里，那个女人由之前的舞女“变成”了女服务员。她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留下一份遗书，跳楼自杀了。

新闻中的这家歌舞厅叫景悦歌舞厅，它便是景天娱乐最早的雏形。而新闻里提到的那个老板便是后来景天娱乐的董事长梁仕超。那个女服务员叫顾红，是一家街道企业的下岗女工，她的丈夫也是个下岗工人，还有一个四岁的儿子。

放下手机，我深吸了口气。或许这就是梁仕超的那个心魔吧？

假如当年那个女服务员没有说谎，梁仕超对她施了暴，又用卑鄙的手段逃过了法律的制裁，还朝她泼脏水，她不得不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话，那么这件



事必然会成为梁仕超的一个心结。

俗话说得好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这就是梁仕超种下的因，那么，他的那些担心与恐惧最后就成了他必然要承受的果。而对于那个顾红的家人来说，心里也会因此而种下一颗种子，仇恨的种子。

看来傅华他们已经找到了突破口，从这两则新闻来看，顾红的丈夫和儿子具备了杀人的动机。

只是为什么他们要等到二十年以后才复仇呢？

凶手是丈夫还是儿子，又或者是这对父子俩共同作案？

我的手在口袋里摸了一下，哑然失笑。

我才想起我已经戒烟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时候我突然很想抽烟，每次当我在思考的时候都喜欢点一支烟，哪怕不吸，能够闻着那烟味儿也会觉得脑洞大开。

门铃响了，应该是傅华来了，刚才在电话里他说会晚一些来找我。

其实我和傅华之间有一个秘密萧然并不知道，那就是每当傅华碰到棘手的案子时都会到我这儿来和我商讨案情。他希望我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进行分析，他觉得这样有助于案子的侦破。而他这么做也征得了局领导的同意，不算违纪。

早在一年前我就被特聘为他们局里的心理顾问，一个偶然的参与到了他们的一个案子中，我的心理学知识还真帮了他们不小的忙。

打那以后，我不只为警员做心理疏导，在他们办案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让傅华主动来找我。

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告诉萧然，一来是警方的纪律，二来我和傅华不希望他心里有太多的想法，毕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三位一体的。

傅华一进门就塞给我两包烟。

我咽了下口水：“你不知道我已经戒烟了？”

“得了吧，你这是第几次戒烟了？就你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只要心里有事，那